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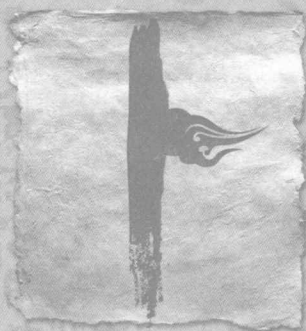
小号鲨鱼◎著

大唐李淳风传奇

拂去历史与传说的浮尘，破解鬼魅奇案，一场寂寞人生中的智力游戏。

唐初奇人李淳风，是预言天书《推背图》的作者，还是孤独的神探？

悬疑迷案，光怪陆离，未卜先知！



小号鲨鱼◎著

大唐李淳风传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卜案——大唐李淳风传奇/小号鲨鱼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09. 3
ISBN 978-7-5461-0248-1

I. 卜… II. 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6491 号

卜案——大唐李淳风传奇

小号鲨鱼 著

责任编辑: 沈 杰 李玲玲

出版发行: 黄山书社

地 址: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政编码: 230071

网 址: www.hsbook.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50 千

印 数: 00001—10000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61-0248-1

定 价: 2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长安城中的不靠谱青年

若有闲暇，不妨来说一个故事。不涉及庙堂朝臣的惊心倾轧，也不描摹江湖帮派的殊死搏斗；抛开那些足以把讲述引入歧途的繁文缛节以及沉重到令人窒息的血腥气味，说一些即将湮没在发黄卷帙中的旧事和一名从容行走于浮世华光中的男子。

于是请出李淳风。对此人兴趣源于五年前，某次翻检资料，看到了有关推背图的说法。相信它的人视之为中国古代七大预言之首，道从唐至民国，千年朝代更迭、重大事件都可以在此图中找到端倪。一时好奇，找来看了一下，大失所望：文辞粗糙、不古不今，多数是后世并不高明的伪作，所谓灵验，穿凿附会罢了。

置之不理，却记住了传说中推背图的作者：袁天罡、李淳风。二人均生于唐初，彼此间一说是师徒，一说是对手。再作考证，袁是道士身份，在正史中并未留下痕迹，虚构居多；倒是李淳风实有其人。《唐书》记载，李为“岐州雍人。幼爽秀，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贞观初，以驳傅仁均历议，多所折衷，授将仕郎，直太史局”。

这仍然是一个语焉不详的介绍，只是说明他当过唐太宗的太史而已。真正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所做的事情。首先，此人是一名数学家，是第一个推导出测量椎体体积公式的中国人。我们所熟知的《九章算术》，正是由他注释，并成为当时的全国统一教材；其次，他是天文学家，在张衡浑仪的基础上发明了三辰仪^①。

① 三辰仪：李淳风在前人基础上把浑仪由两重改变成三重，即在六合仪和四游仪之间新加一重三辰仪。六合仪是最外层固定不动的，包括地平圈、子午圈和赤道圈。四游仪是内层能够旋转用来观测的四游环连同窥管。三辰仪由三个相交的圆环：黄道环、白道环和赤道环构成。黄道环代表太阳的位置，白道环代表月亮的位置，赤道环代表恒星的位置。中国古代将日、月、星叫做三辰，三辰仪因此得名。

至于故宫保存的浑仪，便沿袭了他千余年前的规制；第三，他也是气象学家，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力定级的人。在著作《乙巳占》中，将风分为八级，被公认为气象观测技术规定最早的里程碑。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其人涉猎学科之广、研究之深也令人咂舌。倘若西方人物，大约早已像伽利略、哥白尼一样编入了科学史，但中国古代对于格物致知的自然科学，大多抱有一种敬畏态度，以为与神、巫、术数之类有关。因此，在民间传说中，李淳风被形容为似刘伯温、陈抟那样游戏人间的半仙或智者，能知过去未来，出入阴阳两界。《太平广记》中，就有北斗七星幻化人形，被他识破的故事。这也正是世人将六壬课术、推背图归于李氏名下原因所在。

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记下这些琐碎，其实是因为在这一系列故事中，对李淳风仍然采取了将错就错的误读。这一点，大概是要对他说抱歉的。说到底，我亦无此义务或意愿，要还他的本来面目，只不过借用这个游走于传说和历史之间，隐现在虚幻和真实边缘的人物，连缀几个发生在初唐时期的故事，当作寂寞人生的文字游戏。拂去史书与传说中光怪陆离的浮尘，彼时的李淳风也不过是长安城中无所事事、有趣且无聊的寻常青年，偶尔一本正经，有时极不靠谱。

故事随意，人物随意。写者随意，观者随意。

启。

目录

序 长安城中的不靠谱青年

1

第一卷 傀儡术

1

稗史有载：《黄帝内经》有《灵枢》之章，内附人身经络图，可控人心智，称为傀儡术。此术不祥，易为心术不正者用之，故世之不传。秦始皇统一六国，偶得经络图，便将此图铸于铜人之上。后经战乱，铜人被销毁，经络图亦不知所终。

第二卷 游侠令

63

汉时，长安有行刺组织，称为游侠令。行事之日，在革囊中盛以铅丸，摸到红丸者杀武官，黑丸者杀文吏，白丸者负责料理后事，称为探丸借客。

第三卷 铜钱记

115

魔法，诅咒术。相传以桃木、绸布等制作人形，将想要诅咒的人名与符咒写在上面，辅以特殊的咒语，便能让那人罹病直至死亡。古人笃信此术。

第四卷 天雷动

祭天祈禳：祈为新福，禳为禳灾，二者相合，便是中国古代道家最富特色的法术。《周礼·天官冢宰》中，已有「掌以时招、梗、禋、禳之事，以除疾殃」的记载，以此沟通天地，巩固王权。

167

第五卷 山鬼降

茶蓼：道家炼丹秘宝。此花只生于阴阳同源的地气中，需童女之血浇灌才能开花。花大如碗口，重瓣细蕊，颜色鲜红如玛瑙，有异馥。花香有毒，能使人丧失心志。

227

第六卷 阳关谱

《乙巳占》：唐朝李淳风所著，共十卷，包含天文、星相、气候、占卜等内容。书成于乙巳年（公元665年），当年出现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异象，且为李氏一一预测到了，故以此命名，以作灵验之证。

281

第一卷 傀儡术

稗史有载：《黄帝内经》有《灵枢》之章，内附人身经络图，可控人心智，称为傀儡术。此术不祥，易为心术不正者用之，故世之不传。秦始皇统一六国，偶得经络图，便将此图铸于铜人之上。后经战乱，铜人被销毁，经络图亦不知所终。

1. 夜 杀

大唐贞观初年，长安。

不论后世史官如何粉饰，这绝非唐王朝最好的时代。广袤东土尚未从数十年战乱争斗中恢复元气，所有被后人称颂为清明盛世的迹象也还不曾表露。这一年的冬天异乎寻常地寒冷，北至辽东、南至江淮，各地官员报告灾情的奏章如同此刻正在飞扬的雪片一般，向王朝的指挥中枢蜂拥而来。户部官吏无须验证这些报告的真实性和真实性，因为已经有大批灾民从附近村镇中一路逃荒而来，有些甚至来自更远的陕西、河南等地。接连两个月无休止的大雪压垮了他们简陋的房屋，缺乏食物的村民往往阖村迁徙，沿途中因为老病冻饿而死去的人不计其数。

长安成了他们唯一的希望。每日清晨城门例行开启的时候，门外总有十数个甚至上百滞留城外的人：他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表情呆滞。偶尔也有一两个倚墙而坐，面色青灰，纷乱的胡须和头发上结满冰碴，有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安静。士兵抬走这些尸体时甚至无人哭泣，因为大家只想要挤进城去，仿佛那就意味着活下去。守城兵士已接到命令，严格控制流民数量，但真正执行起来却相当棘手。每一天、每一座城门都会发生一些小规模的冲突或骚乱，甚至连禁军也不得不被派遣来巡查，以防异变。

“求求你……放我们进去……”几十只手扑打着坚硬冰冷的城门，徒劳无益的呼喊在门外响起，其中还夹杂着孩子有气无力的哭声和女人歇斯底里的号泣。城上两名兵士对望了一眼，这些天来不断出现的景象已经让他们麻木，见怪不怪了。

然而有些声响不同以往，那是隐隐约约的琴声，听来好像是初学者随意拨弄出的声响。一个兵士探出头，想要找出这声音的来源，却徒劳无功，又无聊地缩回了脑袋。就在此时，一阵仿佛闷雷一般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奔到

了城门前。骑士披着宽大的黑色斗篷，看不清面目，像是暗夜凝成，又像是黑色的旋风。

事起仓促，连门口的灾民也愣住了，但很快，有人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机会。一个机灵的年轻人猛然跪了下去，磕头如捣蒜：“这位老爷，发发慈悲，带小的进城去！”

这一声提醒了其他人，于是灾民纷纷下跪，围在黑衣骑士马前，有两个更是扑上前去，拉住了那匹马的缰绳。莫名其妙地，这个身份不明的人成了他们企图抓住的救命稻草。

那人一声不吭，只是端坐在马上，纹丝不动。兵士也察觉到了异常，将火把举在手中，往下探照。其中一人手一滑，燃烧的火把向骑士身前直落下去，几乎同时，马上之人身形动了动，一道比火光更加炫目、更加耀眼的光线亮起。

惊呼和哀号四起。这是一种来自地狱的绝望景象。方才拉住缰绳的两人头颅斜飞而起，鲜血随之喷涌成冲天血柱，身体却还维持着刚才的姿势，直立不倒。刀光不停，像是死神驱使的闪电，向四散奔逃的人们当头击下。片刻之间，所有纷乱的叫喊全部回归死寂。

城头上乱作一团，士兵们手忙脚乱，越来越多的人奔上城头，却不敢打开城门。黑衣人缓缓抬起头，火光下露出一张呆滞惨白的脸。他忽地横过手中刀，向自己颈中刎去，随即轰然落下马来，再也不动。

一切重归寂静，只有雪地上的鲜血和尸体，印证着方才发生的一幕并非噩梦。

火光摇曳不定，照着眼前凄惨情景：三十来人横七竖八地堆叠着，躺在血泊中，姿势各异。唯一相同的是他们的伤痕，全在脖颈，有一些甚至颈椎骨被砍断，头颅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歪向一边。这其中还有一个女人，她蓬乱发髻的头耷拉在肩部，张开嘴仿佛在呼号，惊恐扭曲的神态却已永远凝固。雪仍在下，飘落的雪花已成红色，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一个士兵突然忍不住，弯下腰吐了出来，四面立刻响起干呕的声音。

“身为大唐将士，怎能如此软弱？都给我站直了！”

这一声不高，却斩钉截铁，显示出主人无所畏惧的个性。说话之人是一名年轻英武的将官，二十出头年纪，身材高大魁梧，眉浓而直，明亮双目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勃勃生气。此人名叫尉迟方，司勋卫府校尉，向来以胆

大勇猛闻名军中，而他的叔父——大唐开国元勋之一吴国公尉迟恭更是号称勇冠三军。惊魂未定的守城军士这才结结巴巴地把方才情形说了一遍，言语支离破碎，颠三倒四，显然还没从这场惨绝的屠杀中缓过神来。

“就是这个人杀了流民，然后自刎？”

“一点不错。”军士胆子略微大了一点，“大人您没瞧见刚才那情景，简直是——”

校尉没理会军士的话，走上前去，将那具倒伏在地的骑士尸首翻转过来。黑色斗篷散落，露出里面戎装，这是金吾卫的服色。校尉倒吸一口凉气，望向滚落在地的那颗首级：虬髯戟张，面色惨白，圆睁着一双呆滞的眼，依稀可以辨认出死者生前面貌。他稳住心神，掰开尸身上握刀的手，当啷一声，一柄黑色长刀掉在地上。乌金打造，从柄至刀身作纯黑色，却有寒光隐隐流动。

仿佛碰着了火焰，尉迟方蓦地松开手。四周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大张着嘴，带着难以置信的恐惧神情。毫无疑问，这把寒铁刃只属于一个人，左金吾果毅都尉，有神刀将之称的崔元启。此人恰在七日前暴病而卒，如此说来，昨夜血案的肇事者正是一具本该停在灵堂中的尸体。

“他的手……”不知是谁用嘶哑变调的声音叫了起来。尉迟方定了定神，透过僵硬手指，看见掌中朱砂字迹，月光下鲜艳如血，分明正是“李淳风”三字。



2. 酒 楼

“是这里？”

“大人放心，错不了。”

校尉尉迟方一手下意识地按下刀柄，随即发现自己多此一举。这里是长安城北一处酒肆，青砖朱门皆已半旧，门上雕饰却还残留着堂皇之气，想必过去曾是高门大姓的居所。大雪初霁，淡淡阳光照着门口的乌木匾额，上面写着“随意楼”三字，没有落款，字迹洒落飘逸。掀帘进去，室内炭火熊熊，暖意扑面，恍惚从严冬走入春天。

窗口一桌最为显眼，围坐着几名番商，虽然一个个方巾长袍，学唐人打扮，但高鼻深目，胡须卷曲。也有女子，将金黄头发挽成发髻，脖颈中围着银鼠皮，胸前露出一抹雪白丰满的肌肤。往里一桌是太学的儒生，他们酒酣耳热之下，眼睛不时地瞟向化外女子。墙边角落另有一人盘膝而坐，一壶酒，一碟花生^①。此人悠闲自在，恰与此地气氛相合，似乎是这里的常客。

长安城中，可能有人不知道当朝宰辅的名讳，却很少有人不知“随意楼的李先生”。传言这位酒肆主人医术如神，卜筮星相无所不知，甚至有起死回生的神通法力。

“他就是李淳风？”校尉指着一人问道。

“这个，小人也不太清楚。”亲随挠了挠头，“李先生性情古怪，平时深居简出，名头虽响，却无人知道他的来历底细。”

听口气，显然对此人敬重有加。尉迟方不以为然，想了想，道：“你可曾听说他会妖术？”

^① 花生：最新考古发现，花生在中国汉代时就已出现，而在晋代人嵇含《南方草木状》记载的千岁子当为此物。此书中采作者视角，以花生称之。

“妖术？”随从瞪大了眼，正要开口，耳边突然响起一个粗豪声音：“妖人！出来！”

声音如同炸雷，令人心惊。那人身材奇伟，左耳吊一只硕大金环，如此寒冷之时，他却敞着上衣，露出毛茸茸的胸脯。与他一比，身材高大的尉迟方几乎可以用瘦弱来形容了。

“抱歉，本店只卖酒水，不售妖人。”答话的是柜中少年，大约十四五岁，淡眉圆脸，绾着童子髻，面貌稚气，神色一本正经，与年纪颇不相称。这句话一出口，两个太学生便窃笑起来。大汉怔了一怔，环顾四周，突然跃起伸手，一把扯下那块写有“随意楼”三字的乌木匾额，喀地一声，拗成了两段。

匾额坚韧厚实，却被轻易折断，可见神力。方才发笑的几个儒生面面相觑，脸上已有惧意；番商交头接耳，似是在打听出了什么事；只有墙边角落独自饮酒的人安之若素。

“店里规矩，损坏物件照价赔偿。”少年右手握着一支笔，左手迅速在算盘上拨了几下，抬头道，“木料二两三钱银子，做工五钱，金粉五钱，破匾按柴火价收回，折二钱。共三两一钱，零头不算，承惠三两。”

一连串流水账报了出来，一板一眼，不仅大汉，连角落里的尉迟方也愣住了。大汉回过神来，喝道：“赔什么？主人呢？出来！”口音生涩，似非中原人士。

“嗯，原来要见我家主人。”少年口中说着，手上算盘不停，“卜卦一两，诊金八钱，药费另算。若遇他心情好，减半收费；你折了门匾，他心中一定不痛快，那就加一倍——连同赔偿的银子，共计五两。”将笔一放，右手伸到大汉鼻子底下。大汉刚想发作，眼前突然一花，紧接着耳上吃痛，定睛看去，少年手中已经多了一样金澄澄的东西，正是自己的耳环。变故快速，竟无人看清金环如何到了少年手中。

“金环重一两三钱，”敏捷地将金环放在秤上，少年飞速报出数字，“一两金十两银，便是十三两。这青金质地不纯，要克扣一些，算十两，一半就够了。”不知何时，少年手上已然多出一把寒光闪烁的匕首，轻轻一划，那金环便应手而开，从中整齐断成两半。“找头还你，两清了。”少年一边认真说着，一边将半枚金环纳入袖中。一切只在瞬间，大汉懵懵然不知所以，一时愣在当场。

忽然朗笑之声响起，循声望去，正是墙角之人。此人散淡青衫，凭几临

窗，冬阳温煦，水银一般倾泻在他身上。大汉正在头晕脑涨，正想找个人出气，于是撇开少年，大踏步走上前去：“你！笑什么？”

那人懒洋洋的并不起身，将身体向后靠了靠，双手拢在袖中。此年轻男子眉目隽爽，额角高耸，容颜朗彻如玉，神色间颇有几分落拓之相。此人外貌并无特异处，但眉眼修长、颈项修长、手指修长，以至于对此人的第一印象，便剩了“修长”二字。

“觉得好笑，就笑了，不可以吗？”

这种漫不经心的回答无异于火上加油，尤其是说话的人嘴角还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揶揄神情。大汉顿时暴跳如雷，将大如钵的拳头直伸到青衫男子眼前：“不可以！谁笑我，就打他！”

这一拳看起来几乎和对方脑袋一般大，要是落下，鼻子怕是立刻就歪了。那青年男子却丝毫没有畏缩之色，反而凑上去仔细研究，神色好奇，倒像是孩童见到了新玩具。

“好大的拳头。——不过，你为什么要寻此地主人晦气？”

“妖人，装神弄鬼，欺负好人！我钟馗，专打恶人！”

青衫男子双眉一挑，拊掌道：“原来是仗义的侠士，失敬失敬。随意楼这姓李的，我也早看他不顺眼，有钟壮士为民除害，那是再好也不过。只是……我怕你不是他的对手啊。”

这句话一出口，名叫钟馗的大汉瞪大了铜铃般的眼，随后便哈哈大笑起来：“钟馗打架，从来不会输！”

“嗯。论打架自然是壮士厉害得多，但此人若施出妖术，你便抵挡不住了。”

“妖术？”

“不错。”青衫男子笑吟吟地取过桌上一只筷子，蘸了酒水，在桌上草草涂抹了一个图案，又在中心点了一点，口中念念有词。尉迟方看得清楚，那图案既不是字也不是画，看似毫无章法的一团。

“喏，这就是妖术了。只要手指碰了这迷魂符，一盏茶时间必倒。如何？敢来试一试吗？”

听起来匪夷所思，但说话的人脸上表情极其笃定，钟馗不由愣住。那人见状，补充道：“倘若钟壮士不敢，那就算了。”

此言一出，钟馗哪还忍得住，一把伸出蒲扇大小的手掌，将那酒水画成的图案尽数抹去。青衫人哎呀一声，满脸遗憾：“这可糟了。这样，你试着

用力按一下这里，可有什么感觉？”

竹筷点上大汉右侧颈窝，钟馗依言按了过去，立刻摇头：“没有！”

“啊。那么，这里呢？”竹筷下移到了左侧腋窝。

“没有！”

“这里？”

顺势移到胸腹之间，钟馗毫不犹豫猛力一按，张口道：“没……”一句话未完，突然他脸色发紫，口中呜咽，瞪着眼直勾勾望向前方，紧接着砰的一声，偌大一个身形向后栽去，将屏风压倒在地上。尉迟方大惊，再看大汉口中流出白沫，竟然已经晕了过去。

惊叹和窃窃私议的声音此起彼伏。青衫人喷地一声，带着惋惜眼光看了看被压碎的木屏风，放下手中竹筷，重新袖起双手。

“摇光，送他出门。”

“每次都是你闯祸，却要我来收拾，”先前柜内少年闻声而出，拉长了脸嘟着嘴，“哪有这样当先生的，只知道偷懒……”

“哎呀，师有事弟子服其劳，和先生计较什么。对了，莫忘了将那半枚金环也留下，抵这屏风的价。”

少年依言将不省人事的大汉拖向店外。如此沉重的身躯，他拖起来竟是毫不费力。

尉迟方看得目瞪口呆，连忙上前一揖：“这位兄台……”

看了他一眼，青衫男子微微一笑：“尉迟大人。”

“你知道我的名字？”校尉心中惊诧。他记得方才分明没有通报姓名。

“大人的骨相，与吴国公极其相似，因此斗胆猜测。”吴国公尉迟恭，正是尉迟方的嫡亲叔父，亦是后者一身武艺的亲授者。

“骨相？”

“不错，吴国公的骨相世间罕有。面貌相似之人虽多，但骨相则除非至亲，鲜有相同。”

这说法闻所未闻，尉迟方不禁茫然。那人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衣衫：“未曾远迎，恕罪恕罪。”尽管是寻常客套言语，从此人口中说出，却从容自在，毫无做作之意。

“在下尉迟方，正是吴国公的宗族。请问兄台……”

不等他说完，那人便微笑答道：“幸会，在下李淳风。”



3. 血 字

“原来你就是那位李先生？”平心而论，此人形貌与尉迟方想象中道貌岸然的长者没有丝毫相同之处，但看他人敬畏的神情，是此人无疑了。想到此行的目的，校尉心中悄然生出警戒，倘若尸体掌中字迹所指即此人，则此人嫌疑重大。一念及此，他的态度也起了微妙的变化：“特地来这里，是为了一桩案子。”

“哦？”李淳风双眉略挑，眼中多了一丝玩味之色，如风乍起，吹皱水面，“血案？”

此言一出，尉迟方猛然起身，退后一步，随即铮地一声，腰间佩刀出鞘，横在对方身前。

“不出所料，果然和你有关！”

刀光雪亮，满屋客人面面相觑，全都失色。那人却依旧神色如常，“何以见得？”

“我还没说明来意，你就知道血案，若不是你深知内情，怎会如此？”

酒肆主人哑然失笑，重新坐了下来，拈起一枚花生放入口中。

“案发在开远门，大约昨夜酉半，共死三十六人，其中一人是凶手。杀人者乘黑马，使宝刀，从城外而来，杀人之后自刎而死。有传言他并非别人，正是不久前亡故的果毅都尉崔元启——尉迟大人，李某所言，对还是不对？”

他每说一句，尉迟方的刀便逼近一分。话音未落，那把刀几乎已架到了他的颈上，寒气森然。“不用说了，随我走！”

视而不见近在咫尺的刀锋，李淳风道：“难道大人以为与我有关？这死人复活的事，自有阎王爷来管，却还轮不到区区在下。”

“哼，少装腔作势。我尉迟方是堂堂男儿，就算你有妖术，我也不惧怕你！”

闻言李淳风先是一怔，随即朗声大笑：“原来尉迟大人当真信了方才的